

“这条上班路线还挺有意思的。”汤川说这话时，他们已经穿过新大桥下，开始沿着隅田川步行。他会这样说，应该是因为看到一整排游民的住处。

把花白的头发绑在脑后的男人正在晒衣服。前方，那个被石神称为“罐男”的男人正按照惯例压扁空罐。

“这幅景象总是一成不变。”石神说，“这一个月以来，什么都没变，他们活得就像时钟一样正确。”

“人一旦摆脱了时钟的束缚反而会变成这样。”

“我有同感。”

他们在青州桥前走上台阶。办公大楼紧贴一旁而建，石神看着两个映在一楼玻璃门上的身影，微微抬头。

“不过话说回来，你看起来永远都这么年轻，跟我差了十万八千里。你的头发也很茂密。”

“哪里，别看我这样，其实也老多了。撇开头发不说，脑袋好像都变钝了。”

“你太贪心了。”

石神虽然嘴上说笑，心理却有点紧张，再这样下去汤川恐怕会一路跟到“天亭”。对于花冈靖子和自己的关系，这个洞察力过人的天才物理学家该不会察觉到什么端倪吧？他开始有点不安。此外，看到石神和陌生男子一起光顾，也难保靖子不会露出狼狈神色。

就在可以看到便当店招牌时，石神开口：“那就是刚才提到的便当店。”

“嗯，‘天亭’”啊，店名挺有趣的。”

“今天我也要去买便当。”